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六十七回 說苦樂廟祝知音 舉數珠長老破怪

老叟與廟祝說道：「一個人全靠兩隻眼看，兩個耳聽，聽不見人言聲響，看不見南北東西，身再拖病，家又貧窮，還有一件最苦，他啞啞不能說話，這苦何如？師父，你道他更有聾瞽之趣，豈不是說差？」道士道：「你們只知苦，不知他樂，他外目不見，中情不擾，兩耳不聽，心志不煩，有口與人講苦，人誰能替？總不如饑得一食之克，寒得一衣之被，到作了個渾渾沌沌上古之樸，他雖無樂處，未足為苦。」廟祝道：「依師父說，世間只有樂，沒有苦，這苦字當初莫要制出它來罷了。」道士道：「苦之一字原有，但皆不在這幾般人。」廟祝道：「不在這幾般人，卻在哪幾般人？」道士道：「卻在樂村。」廟祝益呵呵大笑道：「怎麼樂村有苦？」道士乃說道：「我有數句俚言，你試一聽。」乃說道：樂極每生悲，犯法身無主。

一旦明與幽，絲毫必有處。

想昔榮華時，不知寒與暑。

今日受炎涼，這苦誰憐汝。

廟祝聽了道：「師父說得是，樂極生悲，犯了惡孽罪過，果然這，樣人，當時享榮華，受富貴，一旦侍樂忘憂，到了個犯王章、墮地獄的時節，有眼看不見親人，有耳聽不得好話，有口向誰訴冤，害了些無瘡的毒痛，受了些不病的災厄，果然比那苦村，身體雖苦，心情卻不驚恐惶愧，自己揣度說命當受貧苦，便安命罷了。師父果然說苦村眾樣人，何足為苦。只是樂村人，知道樂極生悲，他卻知節，每樂而不淫，知王法森嚴，卻守份為樂；知地獄昭彰，乃安樂不作惡，可不長保其樂？」道士道：「果如廟祝之言，樂果如此，自能長保。」

正議論間，只見前村鐘鼓交響，香幡導前。廟祝與老叟出外，問是何故，村人說道：「我那村裡有件怪事，特請海潮庵高僧驅治。」僧人、道士聽得，也忙出廟問道：「村裡何怪，怎便去請高僧驅治？」村人說：「我那鐵鉤灣村，向來蛟患時生，只從有兩個僧道，法治平安。今忽有一個赤風大王，在村顯靈，要人家豬羊祭獻，如無豬羊，便要傷人家小男婦女。聞知向日僧道自海潮庵來，今去延請，蒙高僧囑咐方丈一位長老，叫他來驅治這怪。」僧、道聽了，乃雜在眾中，去看那迎來的長老。但見那長老，坐在一乘轎子上，眼看著鼻子，手拿著數珠，端端正正，任那村人扛抬。道士見了，向老叟說：「你看這眾人，延請長老驅怪，這般尊重盡禮。你老人家要我們捉妖，卻甚褻慢，哪裡知道世間隆師生道，必須致敬盡禮。」老叟答道：「師父，老漢雖愚蠢，也曉得敬賢。比如人家敦請個先生，你要他吐露胸中真才實藝，教導你子弟，能有幾個出忠心，為傳教，收門人，廣效法！卻有一等心術少偏的，你要他盡心傳道授業，他盡心不盡心，在他自心，你如何得知？你若慢了一分沒要緊的外貌，他便差了十分要緊的中情，所以為主人的要致敬盡禮。」僧人笑道：「老叟既知此一節，便知尊敬長老的這眾人，十分有禮。只是世間人要為己做一件事業，便要借人財力，便也要盡十分敬重。那與你行事的，是個忠信好人，自與你盡心去做，若是個不忠信的，你再慢了他一分，他便壞了你十分。」

僧人與老叟一面講著，一面看著迎長老。看看長老近前，看見僧人道士，便把數珠兒望空一舉，這僧、道兩個忽然腳根立地不住，往地便倒。那長老急忙下轎，掣出戒尺，便要來打。這僧、道跳起地來，叫：「長老休動手！」長老急又見是兩僧道，心疑道：「我方才分明見眾人中兩虎豹形狀，定是妖精，怎麼卻是兩僧道？莫不是我坐在轎子上心裡舒暢，不覺眼花，不然便是這僧、道兩個非凡。我聞大人君子，化虎變豹。但他若是好人，必然我法力治不倒他，如何我數珠一舉，他腳根又立不住。」長老雖心疑，只得上前問道：「二位從何處來？想要到敝庵去參謁高僧？」兩個便把老叟家妖怪事，說了一番。長老道：「我奉高僧師徒吩咐，命來與鐵鉤灣村治怪，此地既有妖，須當掃除了去。」道士說：「老叟家四子，卻是士農工商四宗本業，三宗妖魔已被弟子們驅除，只有第四為商的一宗妖魔難治。我兩個正欲到庵，求高僧指教法力。既是師父奉命而來，不知高僧有何指授？」長老道：「高僧以數珠、戒尺兩件付我，叫我逢怪只舉數珠。我方才於眾中，分明見二位狀若妖魔，故舉數珠，忽然又非妖怪。」道士便問道：「若是真妖怪，數珠一舉便怎麼？」長老說：「高僧卻有幾句秘語傳來，本不說與人，但二位既在道，同是治妖的，便說與他聽知。」乃說道：

數珠端正念，舉動盪妖魔。

戒尺懲邪怪，鋒利不用磨。

僧人聽了，向道士說：「我與師兄方才只因爭老叟禮慢，動了這點邪心，便令長老看見原形，把數珠一舉，使我站腳根不住，若不是長老，又動了坐轎子，暢快私心，那戒尺兒便靈如利劍。如今捉妖不捉妖，當把心放平等，自不作妖，何妖難滅。」道士道：「師兄言之當理，我們且不必到庵求高僧指教，只隨著長老到老叟家，先滅了婦女妖怪，再向鐵鉤灣去，降那赤風大王。」乃向長老說：「師父順道，乞先掃蕩了老叟家妖，然後再剿除村怪。」

長老依言，乃與僧道、老叟離了中途小廟，來到老叟家。方才敘坐，只聽得堂屋後婦人大聲叫道：「何處又尋個光頭長老來了。任你便尋了南寺裡北寺裡沒頭髮的，整千成萬來，也難管人家務閒事。」說罷大石如雨打出屋來。長老乃把數珠一舉，只見屋內走出老叟的第四子來，看著長老道：「師父，你捉的妖怪在哪裡？」長老說：「現在屋內大叫說話，亂打石頭。」四子乃往屋內一看，道：「不見，不見。」長老乃把數珠掛在四子項下。只把數珠一掛，他眼裡便看見那婦人蓬頭垢面，醜陋不堪，自己思想道：「原來是我出外經商，那柳叢中一娼妓。我久未到彼，正思念她，要到彼處行樂，卻原來這般模樣，不是病害，定乃殞亡，空係戀心胸，想她作甚！」四子只這一念頭，只聽得那屋內號啕一聲，從空去了，頃刻老叟家安靜如前。老叟大喜，四子齊出堂拜謝，擺下素齋，款留長老、僧道。座間卻議論苦樂二村的事情。老叟說道：「苦村之人真苦，師父你卻說不為苦；樂村之人真樂，你卻說不為樂。」長老聽了，便問老叟：「此言自何說來？」老叟便把僧道與廟祝的說話講出。長老說：「此事果不怪。苦人兢兢業業，日求升合，有甚心情去行惡事？樂人心悅意足，任情放膽，哪裡顧傷天理？況且否極泰來，樂極生悲，自然循環不爽。」老叟道：「為非做歹，多是苦人去做。比如為盜做賊，哪有個樂者去為？」長老道：「苦人犯法，與樂者違律，總是遭刑憲，受苦惱，只恐苦的能受，樂者難當。」老叟道：「均是血肉之軀，刑法之苦，怎麼苦的能受，樂者難當？」長老說：「貧僧常在高僧前聞經說法，曾聽了幾句破惑解憂言語，你聽我說來。」乃說道：

饑餓貧寒能忍，官刑卑賤難當。老來臥病少茶湯，樂死有何係望。樂的何嘗經慣，妖軀怎受災殃。歌兒美妾守牙牀，哪件肯丟心放？

長老說罷，老叟點頭道：「師父雖說得是，我老拙必定要找個根因，一個五行鑄造生人，怎便有生來享快樂的，受苦惱的？」

長老說：我小僧曾聞經卷中說得好：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

要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老叟又說：「師父，經文大道理，卻為何五行生來，那富貴快樂的像貌豐偉，這貧賤苦惱的形貌傾斜？」長老道：我又曾聞，五行相貌，皆本心生。古語云：

有心無相，相逐心生；

有相無心，相隨心滅。

人若生來相貌該貧苦，陡然行了一善，那相貌忽變了富貴；人若生來相貌當富貴，忽然作了一惡，那相貌忽就變了貧苦。世上

人若知有心無相，只去行善，定然沒有苦惱。僧人與道士聽了道：「師父，你這等說，是心在前，相在後了。既是心在前，怎又生個苦樂相貌？卻不又是相在前，心在後了？」長老笑道：「你二位雖轉入道，皈依兩門，一心尚有未徹，哪裡知心相根蒂，相通共脈，只在善惡頃刻一念間。二位且隨我到鐵鉤灣村，降了那怪，自然知道心相從來的道理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卻說這鐵鉤灣村人，只因行惡，幾被蛟患，幸賴僧道度化得安，村間仍復有瞞心昧己之人，就惹動生災降禍之怪。有一家大戶，姓井名憲三，這人家資近萬，都是刻薄利債上掙來，雖然救了貧乏的急，卻也坑了借貸的生。怎麼救了貧乏的急？人有一時錢谷缺少，或疾病官非，乃無處設處，卻來借貸他的，加一加五利息，一個圖利，一個得救了急。雖然方便，哪知歲月易過，利息易增，貧乏無償，只得把產業折准消算了。人無產業，家道易貧，多有傷生，都為他厲害。他卻又有一宗刻薄，人無產業償借。井憲三隻因利債起家，卻也招了多少怨恨。一夜在家盤算帳目，稱兌金寶，忽然一人從天井中跳將下來，手執著鋼刀，聲聲叫道：「井憲三，你知我來意麼？」憲三聽得，乃慌張向窗隙瞥看，見這人生得甚惡，又執著鋼刀，料必是盜行劫，乃叫道：「小人知大王來意了，必是要金寶，乞望寬恕不恭，多少把些奉獻。」那人道：「我非行劫之盜，乃是赤風大王，與世人報不平之神。久在海洋村灣來往，聽得人家怨恨，明明指汝名姓，我大王怒你何事招人怨恨？原來是利債坑人，仇室作怨。本當鼓千頃之洪濤，把你一家盡淹沒，卻因汝於眾怨恨中，仍有一種救了人急的方便，今夜特來戒汝。你何必掩閉小窗，慌張畏避，吾大王豈不能一推直入，將刀加害於你？你如今速焚香堂上，叫你合家長幼都跪拜堂前，聽我戒諭。」憲三聽了，又慌又疑，慌的是怕盜，疑的是盜有何諭。叫出家眷來，恐仇人詐傷長幼；不叫出家眷，又恐大王生嗔，說違拗了他。正懷疑懼，那大王笑道：「你何必懷疑，若遲延雞鳴，我竟直入，你家眷反不能保。」憲三聽了慌慌的，只得叫起一家大大小小，出堂焚了一爐清香。真個的那赤風大王把窗格推開，大踏步進入堂中，上邊坐下，家眷一個個戰戰兢兢，憲三隻是磕頭，叫饒性命，把眼偷看，那大王生得：身長一丈，膀闊三停，燈盞般大一雙睛。藍靛染身面，鬚髮沒多根。釘鉅手拿著鋼刀，血噴口倒有一尺八寸。大王坐在上頭，叫一聲井憲三，你聽我吩咐，你從今以後：

放利債，須知害，公平自不招人怪。濟貧人，陰鷲大，誰叫你把心術壞。只圖自己起家私，不顧貧償將產賣。將產賣，何所依，你喜亨通他命低。還遲了，上門欺，罵人父母毀人妻。受你辱，好孤棲，不是懸樑便跳溪。破家受了威逼氣，禍害臨門沒藥醫。若知聽我大王戒，忠厚行財誰怨伊。

大王說罷，井憲三隻是磕頭，答道：「敬聽敬聽。」那大王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人口甜心苦，此時畏怕的心腸，面情兒敬聽，過後就說道：『做了這樁買賣，為仁不富，為富不仁，若是那騙人財的，我再以忠厚律他，定是不還，我怎肯甘休，做不得忠厚事。』俗語說得好：『殺不得窮鬼，做不得財主。』看你刻薄存心，對我大王的戒諭，只當耳邊風，過後定然不遵。」井憲三答道：「不敢違拗。以後不放利債，留著財寶自家受用罷，不討誰人送還，討急又招人冤。小子也有一句，請問大王，我放債的，刻薄了招怨生禍，損人利己；那借債的，不還行騙，可有罪過麼？」大王笑道：「騙挾財物，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變驢變馬，也要填還。』但是其中有兩宗輕重情由。比如負欠人債，不幸家產盡絕，無從還處，這非騙，乃無力償，其罪輕，王法也哀矜，幽冥也寬宥；若是欠了利債，不捨家私准折，仍要匿起囊箱，慳吝還人，甘受毀辱，將命圖賴，這樣短幸，縱逃了王法，那幽冥怎饒？變驢變馬之情縱虛，那折子害孫豈誑？我大王知世上借貸財寶的，還多有感人恩濟，設法償人，就是沒了產業，或者還存個愧心。只有你這放債的，仁厚退讓者少。我也不怕你面聽一時，自有戒你後法。」乃把口向井憲三一噴，只見火燄飛騰出來，叫聲：「憲三，你看這星星可厲害麼？」又把明晃晃鋼刀拿起來，向憲三試試，道：「你看此物可凶狠麼？」憲三隻是磕頭，答道：「厲害厲害，凶狠凶狠。」大王道：「此猶不足為凶狠。」乃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